

谍海才女

丁言昭



序

梅 益

我面前摆着一大摞稿子，这是丁言昭同志写的革命战士和诗人关露的传记。她要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，可是我读后思绪万千，久久未能提笔。本世纪是一个空前翻天覆地的时代，对世界说来是如此，对中国说来是如此，对关露个人说来也是如此。她在本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出生，在“四人帮”覆灭后不久悄悄离开人世，整整经历了这个世纪的四分之三，而这正好是风云变幻、奔腾澎湃的76年。一个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年作者，要为这样老一靠的人立传，写她战斗、坎坷的生活经历和激越、无私的思想感情，确实是很困难的，这不难从这本书上看出来。但是作者还是以她的毅力，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，阅读了关露的全部作品和大量的有关资料，访问了许多和关露有交往的人，怀着对关露的敬慕和青年的激情，写出了这部连诗人的老战友看了也很受感动的书，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。不过，作为传记，这本书还是留下了一段空白，那就是关露从1939年到1945年这一时期的真实情况。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作者能把她本人感到遗憾的、同样也是读者感到遗憾的那至今仍然覆盖在关露脸上那

层厚厚的面纱揭下来，使人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她。

正如读者在这部传记里所看到的，关露的一生是曲折的但又是单纯的，一根红线贯穿她一生的始终。为了理想和信念，她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她从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。在80年代，那些在30年代初期入党的党员，尤其是女党员，已经是屈指可数了。她从未象现在一些老党员那样居功自傲，向党伸手，对她过去的遭遇也没有怨言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象她这样严格要求自己，但从党组织来说，却应当主动关心爱护她。书中有一段说到，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，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想念到远在上海的关露，指定专人设法帮助她。再没有比这更能说明党组织的温暖了。要是所有领导她的人都能这样那该多好，说不定她还可以活到现在。关露在解放后30多年的生活是一面镜子，反映了知识分子，特别是做过地下工作的知识分子所一再受到的“左”倾错误路线的伤害。这不能只怪曾经领导过关露的个别领导人，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偏向。现在事情过去了，但是痛苦的教训我们应当记取。

我虽然认识关露长达46年，但我们接触的机会并不多。我们在1936年春初次见面，以后只见过几次。1945年国民党到上海的接收大员要抓她，我设法把她送到解放区。为了组织的安全，我当时没有同她见面。这使我一直感到遗憾。送她过江到解放区的交通员戴善，是一个大学生，他对我说，关露家徒四壁，只留下一只破皮箱和箱里几双破丝袜。我同她再度见面是在1977年。当时“四人帮”已垮台，我还没有被解放，但行动还有自由，因此这一段相见的机会比较

多。有一天，在50年代曾和她一起住在西单舍饭寺的刘朝兰同志告诉我，关露一个人住在香山。我们一起去看她。她对入还是过去那样热情。她一直不让我们走，看来她实在太孤独了。我们见面谈的不是怀旧，也不是诉苦，主要是商量怎样改变当时她的处境。她虽然两次住进秦城，前后十年，每次都是有了结论才放她出来，可是不晓得为什么还要她再等待另一个审查结论。我们都明白，1939年冬组织上交给她的秘密任务是审查她的历史的关键问题。当时我们认为，这个问题不难解决，因为当事人都健在。那一年她奉命从上海到香港，廖承志同志到她住的旅馆去看她，然后一起去见代表中央同她谈话的一位领导同志。关露对这位领导同志一向十分敬佩，他那天一席话决定了她后半生的航向。她要我代她起草一封信，向那位领导同志说明在哪一年哪个月哪一天，在香港的哪个酒店，他交给了她什么任务，请他给审查她历史的单位一个证明。信是我带回市内的邮局挂号寄出的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那些反常的日子里，信是否交给了那位领导同志本人，那位领导同志是否写了证明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但她还是天天盼，度日如年，直到过了五个整年，在1982年7月，中央组织部终于公正地给她作出了历史结论。当时潘汉年同志还没有得到公开平反，关露能彻底平反，恢复名誉，是很不容易的。但是毕竟迟了一点儿。历史澄清了，她的病情却恶化了。她的好多病同时并发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不得不靠同情她的人帮忙。她好象已不愿住院了。记得在这之前，有一年的夏天，我接到她的电话，说她已住院了，要我去看她。在那间差不多20平方米的妇科病房，

有六张病床。我一进去，看见满屋子尽是害病的和看病号的人。我们没法说话，她只好勉强下床，在门外过道上对我说，病房里太吵太乱，住院三天无法休息，而且要打一次电话，得上下三层楼，她实在走不动，问我能不能设法替她换个地方。这使我想起她去世之前住了将近两年的那间不到10平方米的、中间还撮了个蜂窝煤炉的房子。对一个为党工作了50年，年纪已过了70的多病的老党员，照理她是应当得到好一点的待遇的。两个多月前，当我在人民大会堂，听到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上说到：“必须进一步造成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，继续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，努力做到人尽其才，才尽其用”的时候，我不觉又想起了关露同志。我虽然到现在还不晓得为什么关露要下决心悄悄离开人间，但我完全相信，这些年来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可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关露同志的。

1987年12月25日 北京

目 次

序.....	梅 益 (1)
引言.....	(1)
1. 寿字辈.....	(2)
2. 父亲之死.....	(3)
3. 文学熏陶.....	(5)
4. 母亲之死.....	(7)
5. 住在二姨母家.....	(10)
6. 到上海求学去.....	(12)
7. 在中央大学.....	(15)
8. 参加“左联”.....	(25)
9. 和工人交朋友.....	(29)
10. 与丁玲的交往.....	(37)
11. 当“交通”.....	(42)
12. 中国诗歌会.....	(44)
13. 繁忙的年月.....	(53)
14. 婚变.....	(60)
15. 开始写杂文.....	(63)
16. 中国文艺家协会.....	(71)
17. 中国诗人协会.....	(74)
18. 《太平洋上的歌声》.....	(77)
19. 与戏剧电影的缘分.....	(83)

20.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·····	(89)
21. 鲁迅逝世·····	(91)
22.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·····	(97)
23. 从事翻译·····	(103)
24. 坚持在“孤岛”·····	(106)
25. 在启秀女中教书·····	(110)
26. 《新旧时代》及其他·····	(113)
27. 将《女声》为我所用·····	(119)
28. 《黎明》及其他·····	(124)
29. 宣传群众·····	(128)
30. 到苏北根据地·····	(134)
31. 凯旋的战士·····	(138)
32. 《苹果园》·····	(144)
33. 襟怀坦白·····	(149)
34. 锲而不舍·····	(153)
35. 雪压坚贞一片心·····	(160)
36. 最后七年·····	(165)
37. 怀念·····	(171)

附录一

关露生平年表·····	(173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附录二

关露著译系年目录·····	(182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附录三

评《太平洋上的歌声》·····君平 (郑伯奇)	(200)
关露·····石 榆	(203)

悼关露.....	许幸之 (205)
悼念关露同志	梅 益 (211)
悼关露	锡 金 (215)
把一切献给了人民革命事业	
——忆革命女作家关露同志.....	徐 鸿 (226)
关露和她的《新旧时代》	梅 益 (231)
关露同志与《女声》	丁景唐 (233)
回忆我的姐姐关露同志	胡绣枫 (239)
思忆关露	碧 野 (262)
后记	(270)

引 言

也许，她的名字对你很陌生，但你一定会唱她写的那首
为世人所传颂的歌：

春天里来百花香，
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，
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，
照到了我的破衣裳，
朗里格朗朗里格朗。

穿过了大街走小巷，
为了吃来为了穿，
昼夜都要忙。

朗里格朗朗里格朗，
贫穷不是从天降，
生铁久炼也成钢也成钢。

只要努力向前进，
哪怕高山把路挡。
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。

.....

不用悲，不用伤，前途自有风和浪。

稳把舵，齐鼓棹，哪怕是大海洋。
向前进，莫彷徨，黑夜尽头有曙光。

这首电影《十字街头》^①的插曲《春天里来百花香》的歌词作者，就是我要介绍给大家的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战士——关露。

1. 寿 字 辈

1907年7月25日（阴历六月十六日）^②，在山西省右玉县，一个新生命诞生了。中过举人的父亲望着襁褓中的婴儿，喜孜孜地不断搜寻着读过的诗文：“仙”、“兰”、“花”、“彩”……这些虽然是女孩名字中常见的字眼，但未免显得太俗。忽然，他想到一句古谚：“生女亦可壮门楣”，便如获至宝。他家姓胡，婴儿一代正是寿字辈，加上一个“楣”，胡寿楣就成了她的名字。

关露^③，望着四周陌生的一切，哇哇啼哭着。她哪里懂得，此时，苦难的祖国正遭受着多么重大的不幸：千古传颂的巾帼英雄秋瑾饮恨于刽子手的屠刀之下；日本与沙俄订立了第一次《日俄密约》，瓜分着中国的东北三省……谁也没

① 《十字街头》，沈西苓编导，赵丹、白杨主演，1937年4月上海明星电影公司二厂出品。《春天里来百花香》的作曲者为贺绿汀。

② 1986年7月16日笔者访胡绣枫。

③ 关露是她三十年代开始用的名字，为了叙述和阅读方便，本书径用此名。

料到，这位出生于长城脚下的姑娘，将在日后的岁月里，为祖国的命运，民族的存亡，人民的事业，用自己壮丽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，书写出了“壮门楣”的悲壮的篇章。

2. 父亲之死

关露的父亲名叫胡元陔，号运南，祖籍河北省宣化县，当时属于延庆府。他在清王朝的末期中过举人，但他不满足于已取得的功名，还想考翰林，便跑到北京去应试。

在北京，胡元陔结识了俞恪士。当时他已40多岁，俞恪士才18岁，年龄相差甚远，两人却一见如故，谈天说地，吟诗作文，成了忘年之交。交谈中，俞恪士得知胡元陔新近丧妻，还未续娶，就向他谈起自己表姐的女儿徐绣风正闺门待字。胡元陔一听便心中有意，要俞恪士去征求表姐的意见。

已经二十八九岁的徐绣风并不是因为无才无貌嫁不出去，而是因为中年丧夫的母亲，拉扯三个孩子，辛苦了半辈子，想找个能养老送终的女婿，这样七挑八拣，小女儿的婚事就被耽误了。俞恪士把表姐的意思对胡元陔讲了，他欣然同意。于是徐绣风在母亲的陪同下，到山西去完婚。

婚后，小两口的生活很是美满、和谐。丈夫在县里当七品芝麻官，妻子在家陪伴着母亲。家中雇了一名男佣，专管烧饭和买东西，还雇了一个洗衣娘，每隔几天来浆洗衣服。

在关露出生一年半后，即1909年2月^①，妈妈又给她添了个小妹妹，叫胡寿华，因为是生在太原小仓巷，所以小名又叫小仓，长得酷似母亲。胡寿华参加革命后，改名胡绣枫，一方面为了纪念母亲，另一方面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。老太太在西北住了几年，颇想回南方住一阵，于是，1914年，徐绣风带着才六七岁的关露和母亲，到南京徐双鲤姨母家，住了些日子，才回到在山西保德当县长的丈夫身边。

1916年，胡元陔从大宁县卸任回家。他租坐的是一辆骡车，一路上颠簸不堪。在榆次县打尖，吃完饭，胡元陔突然得了半身不遂。折腾了一个通宵，翌日，胡元陔便去世了。

噩耗传来，徐绣风悲痛欲绝，丈夫虽然长她十八岁，但对她甚是疼爱体贴，结婚以来，只发生过一次小小的口角。那次口角倒很有意思——一天，她在外间陪一位朋友说话，胡元陔在里屋，时间一长，胡元陔想解手，但外间有陌生女客，他不敢出来，只得憋着。等客人一走，胡元陔立刻冲出屋子，把徐绣风吓了一跳。胡元陔回屋后，把徐绣风责怪了一通。不过，没过一个时辰，两人又和好如初了。现在，他突然撇下她和两个女儿而去，叫她一个妇道人家如何是好呢？

徐绣风还算是有胆识的妇女，她悲恸之后，逐渐冷静下来。心想，首先要设法筹钱给丈夫料理后事，另外得赶快通知丈夫前妻的儿子，把灵柩护送回河北延庆故里。胡元陔虽做了多年的县太爷，但他为人正直，从不贪污受贿，临终还

^① 1986年7月16日笔者访胡绣枫。

是两袖清风。徐绣风只得变卖了家中的一些东西，又叫胡寿华把平时舍不得用的压岁钱拿出来，总算凑了点儿钱，买了几十块白木板，请人做了口薄棺材。

徐绣风原来指望着，等丈夫前妻的儿子赶到后，可以为她分担一点忧愁。谁知，儿子一踏进门，就冲着她要遗产。徐绣风告诉他，父亲生前没有留下什么财产，他还不信，把里里外外搜罗了一遍。当他发现确实是没有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时，一气之下，竟拂袖而去，从此再没露面。

3. 文学熏陶

夜复一夜，孤灯伴影，徐绣风每每拿起笔，总是欲书又止。徐绣风排行老三，两个姐夫已先后去世，如果母亲知道三女婿也谢世，不知会悲痛到何等地步。徐绣风决定暂不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母亲，她仍按月给母亲寄去十元大洋。做母亲的哪曾想到，钱上沾着女儿的泪和血啊。

徐绣风出生在福州，父亲是江苏省六合县人。她三岁时，父亲就去世了，以后就靠表舅俞恪士生活，长大后，由俞恪士保送到中国第一个女子学校——旅宁中学就读，30年代改名为南京师范学校，与林则徐的女儿林贯虹是同学。她自幼勤奋好学，有许多趣闻。有一回，端午节吃粽子，徐绣风一边看书，一边漫不经心地拿着粽子蘸糖吃，直到家里人见到她满嘴乌黑，惊叫起来，她才发现原来自己蘸的是砚台里的墨。还有一回，她专心致志地在读书，连蜈蚣爬到了

手上竟然也没发觉。她不但会写古文、画画,而且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,还工于刺绣。丈夫去世后,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落到了她肩上。在那个世道一般人找份工作尚且不易,一个妇女要找事做更是难上加难了。那时衙门里人手不够,公文来不及抄,就拿出来叫别人抄写,叫做写“白楷子”,在上好的宣纸上抄写,字迹不但要极端工整,而且是要写蝇头小楷,没有相当的书法工力是不行的。徐绣风被录用后,专抄公文。虽然报酬很少,总算有了经济来源。但是,抄写的活不能保证每次都有,于是,她还得经常用刺绣来挣钱贴补家用。每月给南京的母亲寄去十元大洋后,家中所剩无几,为了养家活口,还得经常去当铺,有时连胡寿华的小衣服也在当铺里出入,因此小女儿从小就对当票非常熟悉。

这样勉强生活一段时期后,徐绣风找到了丈夫的一个朋友。这个朋友姓赵,是阎锡山手下的一名参谋。经他介绍,徐绣风到山西省立师范学校和师范附小同时兼课,教语文。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,徐绣风才得以把母亲和大女儿接到了太原。那年,关露虚岁11岁^①。

徐绣风一家住在宁化府,土木结构的一溜平房,在当时已属中下等人家,日子还算过得去。她在山西省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结识了一位姓常的女教师,彼此谈话颇为投机,不久,徐绣风便请常老师搬来一起住,一是可以作伴,二是可以分担些房租。徐绣风和大女儿关露住两间西房,外婆和胡寿华住东房,常老师夫妇俩和婆婆住在朝南的上房。后边还

^① 1986年7月16日笔者访胡绣风。

有一个堆放杂物的房子，因为房中央有一棵冲出房顶的老槐树，所以称为树房。两家相处甚密，徐绣凤让两个女儿称常老师为常干娘。

关露跟着母亲在师范附小读书，徐绣凤怕姐妹俩在一个学校读书会吵架，从而影响功课，便让胡寿华在公立小学读书。姐妹俩白天在学校读书，晚上跟母亲读四书五经和古诗。虽然关露只比妹妹大两岁，却处处做出姐姐的样子，从不贪玩，每天按照母亲的规定读书、写字，或学着作文、写旧体诗。关露的思路敏捷，不管作文或写诗，常常是妹妹还刚刚开了个头，她就已经完成了。究竟年纪还小，有时姐妹俩也免不了放下书，讲闲话，有一次，正巧被母亲撞见，二话没说，拿出尺就打两个女儿的手心，打完后，又心疼地抚摸着她们的小手，说：“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学点本领，长大后才能够自谋生活，否则将一辈子受气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做人的……”母亲语重心长的话，深深地印在关露幼小的心灵里，从此，她愈加奋发地学习。

4. 母亲之死

徐绣凤白天兼两所学校的课，晚上教自己的孩子，另外还要操持家务，服侍老人，终于累病了。常老师建议她到长沙乡下她哥哥家养病，徐绣凤考虑到，一来可以节省家庭开支，二来可以避开上回没要到遗产的儿子上门纠缠，于是就带着老母亲和13岁的大女儿、11岁的小女儿，随常老师到

了长沙。

农村里，谁家来了客人，全村立刻就传开了。象徐绣风这样一个有知识的妇女就更引人注目。那里有一个大户人家，拥有上千亩土地，造了梅花庄，地上铺着大方砖，非常气派。户主叫张百熙，是尚书，在北京当官。一天，张百熙的儿媳妇上门来，请徐绣风教她女儿读书。第二天，来了五个女孩子，四个是张百熙的孙女，一个是张百熙的女儿，叫张端。徐绣风每次给她们讲一两个小时的课，另外再教自己的女儿。徐绣风对学生还比较宽容，但对自己的女儿特别严格。她在太原曾跟传教士学过英语，当孩子们提出要学英语时，她执意不允，她对孩子们说：“先把古典文学学好，因为它比英语难学，又实用。至于英语，以后我会教你们的。”她要求她们每天背一段古文，最后通背，把整本书全背出来，背不出就用戒尺打，所以现在，已年近八旬的胡寿华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小时候学过的古文。

徐绣风和乡亲们相处融洽。有一天邻居过生日，请她去喝酒。她会喝酒，但平时滴酒不沾，这天喝了很多白酒，一醉方休，回家就病倒了，成天喊口渴，通宵喝水，以致浑身浮肿。请了个医生治疗，不见效，又换了个医生，开了几帖凉药，服后稍好些。她刚生病时，就写信给二姐徐双鲤，要她从南京来见上一面。徐双鲤赶到长沙乡下，见妹妹病成这般模样，不禁伤心起来。徐绣风拉着她的手说：“我如有三长两短，母亲和孩子就托给你照顾了。”姐姐叫她不要胡思乱想，静心养病。双鲤在妹妹处住了相当一段时期，见她身体虽虚，但不会发生意外，就回南京去了。

几天后，徐绣风自我感觉好了许多，能起来走走了。她忽然起了个念头，要到长沙城里亲戚家去玩，并请人做了短袄、长裙和两套新衣服。衣服做完后，她又说，要再吃几帖药，让病好得彻底些，出去玩时走路有力些。谁知一帖凉药吃下去后，病势反而加重，躺在床上昏昏沉沉。有一天，她说要吐痰，还没等家人去扶，她已独自挣扎着坐起来，往床角上吐。她躺下后就没再醒过来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第二天下午去世，时年46岁。

在妈妈生病的两年多时间里，关露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，虽然这时她还 不满 16 岁。常干娘张罗着母亲的后事，二姨妈接到电报从南京赶来，80 多岁的外婆抱着女儿哭得死去活来……关露在短短的 3 年里接连失去了双亲，打击是够沉重的了，凄楚、悲伤、孤独……她泪眼前时时闪现着母亲的身影，耳边回响着母亲的教诲。她记得，有一次她对佣人不礼貌，遭到了母亲严厉的训斥，“他们虽然是佣人，但在人格上是与我们平等的。”由于母亲思想开通，她没有受到裹小脚和穿耳朵的苦痛，得到的是享用一辈子的知识。母亲经常说：“要好好读书，有了知识才不会受气。将来如果你们不愿结婚也可以，但一定要有本领，能够独立生活，自谋生路，不然一辈子受苦……”

母亲是关露人生旅途中的第一个老师。